



2019年
中国

小小说 精选

陈永林 选编

长江出版传媒 | 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2019年中国 小小说精选

陈永林 选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19年中国小小说精选 / 陈永林选编. -- 武汉 :
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20.1
(2019中国年选系列)
ISBN 978-7-5702-1393-1
I. ①2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259723号

责任编辑: 施柳柳 毛劲羽

责任校对: 毛娟

封面设计: 徐慧芳

责任印制: 邱莉 杨帆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开本: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19.75 插页: 2页

版次: 2020年1月第1版 2020年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: 319千字

定价: 36.00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飞龙烟嘴 / 聂鑫森	001
崔庄小秀才 / 马宝山	004
人性装置 / 刘琛琛	007
站在高处的小女孩 / 许福元	010
詹一刀 / 徐均生	013
范小老子 / 郑武文	015
绣娘 / 孙丽丽	017
宋木匠收徒 / 熊荟蓉	019
暖春 / 张志明	021
雪莲花儿开 / 乔正芳	024
最后一位客户 / 李丹崖	026
百年孤独 / 何君华	028
测字之误 / 符浩勇	031
打米糖 / 三石	034
雕花刻刀 / 冷江	036
就恋这把土 / 许心龙	038
三八线 / 夏艳平	041
拍卖地球 / 凤凰	043

梨花白 / 赵淑萍	045
钱爷 / 刘建超	047
与狼对峙 / 高军	050
父亲出差 / 李立泰	053
镜子 / 李艳	056
亲吻妈妈 / 李代金	058
山鹰 / 叶剑秀	060
马云是谁 / 羊白	063
卧底 / 尚纯江	066
对面的碗 / 王若冰	069
画家厨师 / 胡玲	072
复仇的鹰 / 巴图尔	075
东篱先生 / 顾晓蕊	077
二十年如一日 / 何葆国	080
请告诉我她是谁 / 徐东	082
一支队伍路过乔家屯 / 乔迁	085
半斤星星 / 津子围	088
大上海的肖雪 / 崔立	091
请保持安全距离 / 刘正权	094
生活在城市里的莲花 / 戴玉祥	097
桂屏如 / 袁良才	099
赔偿 / 余显斌	101
剑侠 / 郑玉超	103
抬花轿 / 高薇	105
背你去旅游 / 殷贤华	108
女孩与鼠 / 孙春平	110
归案 / 陈振林	113

娘 / 周长风	116
官宴 / 青霉素	118
鹅飞时 / 韦名	121
皮影张 / 祁军平	125
那一天 / 刘向阳	127
一朵玫瑰花 / 张以进	130
馒头王 / 赵淑萍	132
猫眼 / 岑燮钧	134
当爱遇上“艾” / 徐剑	137
阿虎追凶 / 梁路峰	140
神猎 / 邱脊梁	143
看桃子的人睡着了 / 王伟锋	146
笼子 / 周葆	149
玉腰带 / 华闲莺	151
捡漏儿 / 许福元	153
送你一缕兰花香 / 明晓东	156
消灭你与你无关 / 谭贵珍	159
价值 / 陈修平	161
一树守望 / 秋子红	163
面具 / 迂夫子	166
楼上楼下 / 李忠元	168
那晚的口令 / 马金章	170
看星星 / 李春华	172
流泪的绣花鞋 / 王举芳	174
燃烧的百合 / 顾晓蕊	176
锻刀 / 郭敏	179
桃花汛 / 吴卫华	181

文戏 / 孟宪岐	183
称呼 / 李国新	186
请别离开我 / 杨力	188
垃圾分类 / 刘会然	191
王香的舞步 / 王文钢	193
草根募捐晚会 / 胡玲	196
画医 / 刘怀远	199
小区有个五谷磨坊 / 安谅	202
明大爷 / 苏龙	205
诡异蜡像馆 / 殷贤华	208
勋章 / 津子围	211
剑客荆无言 / 石上流	214
驮运 / 王振东	217
花雕 / 孙荔	220
靠水而居 / 周天红	223
无影人 / 王伟锋	226
凤凰花语 / 张云帆	228
父亲的梦想 / 王若冰	230
血脉 / 李立泰	233
女人坝 / 田荒	235
陌生人的欠条 / 徐东	238
老将军的小板凳 / 石朋庆	242
光头 / 罗勇老鹰	245
快递小哥的快生活 / 马晓红	247
立夏称人 / 侯发山	249
故事没完 / 朱红娜	251
神鞭王 / 宋炳成	254

一声吼 / 张爱国	257
涵元阁 / 岑夔钧	259
柳白凤 / 张云帆	262
老酒坊 / 刘玲海	265
矿嫂探亲 / 李军民	268
去远方 / 赵悠燕	270
如意酒店 / 陆惠明	272
最后的早餐 / 肖佑启	275
水管王 / 孙博	277
背影 / 孙逗	279
万年桥 / 郑武文	281
捉鼠记 / 陈建美	283
旧殇 / 曹隆鑫	285
比试 / 陈国凡	287
热乎的凉菜 / 马彝	290
益母草 / 陈凤群	292
父母的爱情 / 佟掌柜	295
朋友圈 / 傅友福	297
救助 / 莫文师	299
一根头发引发的惶恐 / 寇建斌	301
净土凡尘 / 纪富强	304
潇湘竹石图 / 吴宝华	307

飞龙烟嘴

聂鑫森

在偏远的响石乡鄢家村，外号叫“烟杆子”的鄢大秋，从花甲年开始，时来运转，扬眉吐气过了十几年好日子。由一个不被人正眼看一下的角色，成了众目睽睽的焦点。他真的得意忘形了，做梦都会打哈哈。

不是因为他身怀绝技，不是因为他富甲一方，也不是因为他的独生子在城里开了一个杂货铺，生意红火，而是因为他有一个人见人羨的旱烟袋！

君山湘妃竹做的烟杆子，尺来长，上面缀满黑里透红的斑点；红铜打制的烟锅，温润如玉；烟嘴是琥珀的，深烟色，半透明，里面有一条小小的飞龙，龙头、龙身、龙尾、龙鳞、龙爪，活灵活现。更奇巧的是，一旦点着烟锅里的烟丝，狠狠吸几口后，再看烟嘴，里面便有云来雾往，龙头动，龙爪也动。

这真是个稀世之宝。是鄢大秋六十岁时，儿子鄢小宝为他贺寿，除送了个万元红包封外，还送了他这杆“烟枪”。

“爹，你一辈子没什么爱好，就喜欢抽烟，送你一个旱烟袋。”

“旱烟袋，我有。”

“这不同，你一抽烟，烟嘴里的飞龙会腾云驾雾。是我托人从外省的一个古玩市场买来的，四里八乡你是独一份。”

“哦。那我要了！”

这十年呵，鄢大秋只要一有闲，便是抽烟，抽几口后就眯起眼睛看飞龙张牙舞爪；只要有人要看看旱烟袋，要过过烟瘾抽几口，他都慷慨应允。

“鄢家老爹，这龙怎么会动？”

鄢大秋仰天大笑：“我也搞不明白。”

“鄢家老爹，这烟丝金黄金黄，上等品。”

“当然。我儿子保证充足的供应，你尽管抽。”

最让鄢大秋高兴的，是和他屋挨屋的远房堂兄鄢大夏，在他面前变得恭敬起来，说话的声调也低了，满脸是讨好的笑。

“大秋老弟，让我抽几口，再看看飞龙在天，好吗？”

“这飞龙有什么看头？”

“看了沾沾福气。你天天把龙含在嘴里，福比天大哩。”

“哈哈、哈哈。”

在鄢家村，鄢大夏历来是个受尊敬的角色，他生得武高武大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，田里的功夫样样精通，犁、耙、插、割，又快又好。这样的角色，乡下称为“田把式”，又称“作家”——作田的行家里手。鄢大夏最看不起的是鄢大秋：人单瘦如烟杆子，力气也不足，田里的功夫做得粗糙，掌犁，垄沟不直；插秧，行距不匀；扮禾，气喘吁吁。还特别爱抽烟，不抽就咳嗽，一抽就眼发亮。

当鄢大秋口叼飞龙烟嘴，在村子里进进出出，再没人叫他“烟杆子”了。男女老少嘴里不说心里却在问：这龙怎么会动？又长又大的龙怎么会钻进琥珀里？那是龙的魂吧？

更奇怪的是五年前夏秋大旱，六十天没下雨。闲得无聊的鄢大秋在午饭后，大声对老婆说：“我撑饱了，到田埂上去走走。院里晒了做干菜用的豆角，一下雨，要赶快收。”老婆没理他，这不是说梦话吗？

鄢大秋的话，也让隔壁的鄢大夏听见了，不由得嘴角冷冷一笑。

鄢大秋在田埂上走走、停停、看看，不停地抽烟，闲得像神仙一样。一个小时后，天阴下来，黑云翻滚，接着又是打雷又是下雨。鄢大秋不慌不忙地走回来，一身淋得透湿。

鄢大夏赶忙迎上去，笑着说：“大秋弟，借你烟袋抽口烟，好吗？”

“给！”

……

七十二岁的鄢大秋，因肺癌晚期，很满足地驾鹤西去。正是三九隆冬，漫天皆白。

灵堂就设在自家的堂屋里。

鄢小宝携家眷前来奔丧。

这天子夜过后，风狂雪猛。鄢小宝和母亲坐在木炭火盆边守灵。

大门忽被推开，鄢大夏踉踉跄跄走进来，一直到鄢大秋的遗像前，三鞠躬后，号啕痛哭。

鄢小宝赶快上前扶住他。

“大伯，谢谢你。”

“贤侄，我和你爹做兄弟做邻居几十年，情深意长。想不到他先我而去，怎不让我痛断肝肠！你爹用过的旱烟袋给我吧，我想留下个念想……”

“好的。”

鄢小宝走到灵桌边，把摆放在遗像前的旱烟袋拿起来，转身双手交给鄢大夏。

鄢大夏连称“谢谢”，然后离开了灵堂。

送走了鄢大夏，关好大门，鄢小宝又坐到火盆边。

“这么好的东西，他也敢开口要。”母亲说。

“妈，给他吧，那不过是个高仿的工艺品。爹用它，高兴了这么多年，值。大伯用它，也会让人羡慕的。一个东西被神化了，不由人不相信。”

母亲听不懂儿子的话，连连叹气。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，五点了。

“妈，你去睡一会吧。这时候，天最暗也最冷。”

“不。我和你一起守着你爹。”

崔庄小秀才

马宝山

小村崔庄，村南有山。山前有寺，很小，就一个和尚，姓崔。村人叫他崔师父。

一个人的寺院很安静，一间佛堂，一尊文殊菩萨，长明灯日夜亮着。崔师父每天一早一晚都要清理佛堂，给佛灯添油。这天晚上，崔师父端着油碗给佛灯添油，脚下被绊了一跤。低头看，佛案下一双小脚。弯下身子看到案下边一个孩子，被崔师父拽出。孩子六七岁的样子，一双很大的眼睛有些惊恐地看着师父。

“你是谁家孩子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是小村崔家孩子，叫崔曙。”

师父“哦”一声，问：“你背着手做什么？”

孩子把双手拿到前面来，手里拿着一本书。崔曙告诉师父，他是来寺里，借佛灯的光读书的。崔师父很是爱怜地摸着孩子的头，问：“吃过晚饭了吗？”

“吃过了，在蒋伯家里喝了一碗南瓜粥。”

崔师父转身后舍，端出两个热馍，一碗素菜让孩子吃。

崔师父认识孩子的父亲，是村里一个读死书的秀才。不知道书里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死记硬背，还钻进牛角就出不来。连一个教书先生都做不好，穷困潦倒死了。妻子没过多长时间也随他去了，扔下一个孩子孤苦伶仃过日子。

崔师父看着孩子吃饭，翻看 he 放在桌子上的书：“啊，你读的是《弟子规》，还读过什么书啊？”

孩子说：“读过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，还有《千字文》，都是爸爸教的。”

“呵，读这么多书啊。”崔师父就更加喜爱这个爱读书的孩子：“今后你可以天天来寺院，就在这个佛灯下读书，好吗？”

孩子说：“师父，我不白在您这里读书。打扫庭院佛堂，给佛灯添油这些事情都由我来……”

崔师父说：“打扫庭院佛堂不劳你来做，你还小做不动的。给佛灯添油倒可以，诚心侍佛，让佛庇佑你好好读书，长大考取功名，这样好吗？”

“这样好，谢谢师父。”

从这天开始，崔曙白天给蒋伯家放牛，晚上就来寺里，在佛灯下很是认真地读书。

转眼五年过去，崔曙已经十二岁了。读书人，明事理。这时候农户王山与蒋伯因为土地发生了争执。

王山租种寺院崔师父的两顷地，两顷地紧挨着蒋伯的一片水田，两片地之间隔着一条羊肠小道。前年发洪水，两片地成为一片汪洋。那个分界的小道已经被淤泥抹平。今年春天蒋伯开犁种田，明显越出原来的地界。农户王山找他理论。蒋伯不仅不承认，还诬告王山要趁机讹诈，想霸占人家的土地。两家对簿公堂，各说各的，互不相让。坐案上的判官束手无策，一个劲摇头：“大水遍野，地界无标，此案无凭无据，如何断案。倒不如两家人坐下来协商调解，不伤和气，可好？”

蒋伯不干，王山也不愿意。判官唉声叹气：“你们两家都没有证据，我如何断这个案子呀。还是协商调解为好呀。”

此时，陪着崔师父来的崔曙站出来说：“怎就无凭无据？此案既有凭，又有据。”

“啪！”判官惊堂木拍在案上，“此何人？小小年纪妄言诳语。”

众人都说，这是我们村的小秀才。

“小秀才？”判官捋了捋胡子，“我这个老秀才断不了的案，你个嘴上无毛的小儿却能断得？”

崔曙站到案前：“有理不在年少，说的是理，不是比谁的胡子长短。”

判官不禁扑哧一笑，又冷下脸来道：“你、你说有凭据，说说你的凭据。”

“判官大人，那我先问一问蒋家两个问题可以吗？”崔曙问判官，眼睛却看着蒋伯。

判官捋了一把胡子：“可以，问吧。”

崔曙走到蒋伯面前：“伯伯，我记得咱们家前年种的是高粱吧？”

蒋伯说：“没错，是高粱。”

崔曙回头问王山：“王叔，前年您种的是什么？”

王山说：“高粱，也是高粱啊。”

崔曙再问蒋伯：“您种的是红高粱呢，还是白高粱？”

蒋伯莫名其妙，也不耐烦：“红高粱。”

崔曙问王山：“王叔，您种的也是红高粱吗？”

王山说：“不是红高粱，是白高粱，你忘了。是给寺里煮粥用的白高粱嘛。”

崔曙再走到蒋伯面前：“再问伯伯，我记得咱们家地里施的是牛粪，对吧？”

蒋伯不高兴了：“这和今天的案子有关系吗？难道牛粪就是你说的凭据？”

“没错，牛粪就是凭据，”崔曙站到判官案前，“我知道王山叔叔地里施的是羊粪，是寺院里崔师父从北山羊户家里拉来的。咱到地里挖下一二尺，底下高粱的根须还在。红高粱的根须是红的，白高粱的根须是白的。红白分明。还有田里的粪肥也有存留，哪是牛粪，哪是羊粪，也好辨别。坐在明镜高悬匾额下面的判官大人一定会看得一清二白，也一定会判得公平公正。”

“哗——”大堂上一片掌声，众人啧啧赞叹。年过半百的老判官也佩服不已，“少年可畏，少年可畏啊！”

土地纠纷就这样解决了。为了不再发生纠纷，崔曙还说服王、蒋两家人，在地界上植了一行柳树做永远的标识。

第二年，在柳树新芽的时候，十三岁的崔曙离开小村，离开寺庙，前往少室山拜师学艺去了。

开元二十六年，崔曙进京应试，作《奉试明堂火珠》诗：正位开重屋，凌空出火珠。夜来双月满，曙后一星孤。天净光难灭，云生望欲无。遥知太平代，国宝在名都。

考官读过崔曙的诗，拍案称奇，推荐给皇上看。唐玄宗看了“夜来双月满，曙后一星孤”也是大加赞赏。钦定为今科状元，官授河内尉。

崔曙成为状元郎，崔庄村西寺院的香火就旺起来了。人们纷纷前来敬香，求文殊菩萨保佑他们的孩子也像崔曙一样刻苦读书，盼着长大后也能考取功名。

人性装置

刘琛琛

路边停放了一排排无人驾驶车。

无人驾驶车是新时代最伟大的发明，没有之一。

如果你走过去，对着无人驾驶车下一个命令，说，开门！

无人驾驶车就会启动探测仪，在您的脸上、身上快速扫描，同时发出清晰的语音提示，您确定要使用我吗？确定请点头，取消请摇头。

你点一点头，车门就嘭一下打开了。

什么？你没带钱包？没关系，只管坐！

无人驾驶车的系统里，早已经记录了你的一切个人及社会信息。

相貌，身高，血型，工作单位，家庭住址，社会关系，以及资产状况。

无人驾驶车载着你到达了目的地，你只需要有节奏地眨三次眼，车费就自动从支付宝上支付啦，多方便。

新闻报道里，有一个笨小偷，偷走了一大笔钱，想驾着无人驾驶车逃跑。

无人驾驶车扫描了小偷的脸，并打开车门，却不听指挥地载着小偷进了警察局。

原来，警察局的犯罪嫌疑人系统也与无人驾驶车探测仪联网了！

有了无人驾驶车的新时代，连犯罪率都大大降低了。

不降低不行呢，探测仪无处不在。

人们都赞叹着无人驾驶车的诞生。乘客们不再忍受司机的饶舌，也不用担心绕了弯路，还能自由地选择向导解说服务。当然，导游服务得另外付钱。

无人驾驶车的发明家马克每每走到大街上，都为自己半生心血的结晶感到骄傲。

唯一扫兴的是，出租车司机、导游们失业了，他们隔三岔五地聚集在一起，要求政府替他们解决工作。

马克坐在无人驾驶车里，小心翼翼地避开抗议的人群，嘴边露出一丝

不屑的微笑。

以后失业的，何止这些司机和导游呢？还有保姆、护士、收银员、工人、教师……

正是这些无法避免的阵痛，分娩出一个新的时代。

坐在无人驾驶车上，马克闭着眼睛，尽情构建着未来社会的科技蓝图。

他不用担心无人驾驶车会出车祸。无人驾驶车根据设定好的程序，红灯停，绿灯行，车与车之间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距离。

即使遇到了避无可避的特殊情况，无人驾驶车也能启动应急保护装置。

乐极生悲，马克的心脏突然感觉到一阵不适。

心脏病犯了！

马克连忙下达命令说，停车！

对不起，您目前正在禁停路段。无人驾驶车语音提示说。

加速！

对不起，您目前正在限速路段。

马克疼出了一头冷汗，这个BUG回去后得升级一下。汗冒得越来越多了，无人驾驶车还在一遍一遍地解释，离您最近的停靠站点为人民电影院，预计到达时间为五分钟。确认下车请点头，继续行驶请摇头。

马克虚弱地摇了摇头，说，改变行程，送我到人民医院。

请选择到人民医院的路线，选择最近请眨左眼，选择最平坦请眨右眼。无人驾驶车温馨提示。

马克吃力地抬起右眼。

对不起，系统检测到您的生命体征不稳定，为了您的人身安全，请您在就近的人民电影院站台下车。无人驾驶车不由分说地把马克抛弃在站台上，无论马克怎么下指令都不肯前进了。

惨了，为了避免发生法律纠纷，无人驾驶车内置了自我保护系统，对不具备行动能力的乘客会自动拒载。

必须立即升级，允许无人驾驶车保护需要援助的人类。马克捂着心脏，打开了无人驾驶车的系统后门，强行改变了驾驶驱动程序。

载着马克的无人驾驶车疯了一样向医院方向飞驰。

由于程序错乱，无人驾驶车撞到了大树上。

马克头破血流地从无人驾驶车上挪下来。

无人驾驶车一遍一遍地向路人呼救，事故受害者姓名，马克。血型，A型。年龄，四十六岁。病史，心脏病。余额，不足。诚信，不足。

我是你的发明者，诚信怎么不足了？马克目瞪口呆地瞪着无人驾驶车。

无人驾驶车充耳不闻。

半晌马克才反应过来，刚才他做了一回黑客，篡改了无人驾驶车的程序，还欠了无人驾驶车的车费。

如果无人驾驶车是人的话，马克一定狠狠跟他打一架。

迷迷糊糊中，马克觉得有人抱他上了一辆车。

是一辆被淘汰的出租车，前面坐着一位饶舌的司机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：

大哥，你坚持住，人民医院就快到了！

大哥，你坚持住，人民医院就快到了！

大哥，你坚持住，人民医院就快到了！

这个装置真人性，感动不已的马克在失去意识之前作出人生最后一个决定，无人驾驶车升级版必须加入这个装置。